

台港名家
散文自选丛书

学人说梦

TGMJ

TAIGANGMING
JIASANWEN
ZIXUAN
CONGSHU



梁锡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台港名家散文自选丛书

学人说梦

梁锡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学人说梦

梁锡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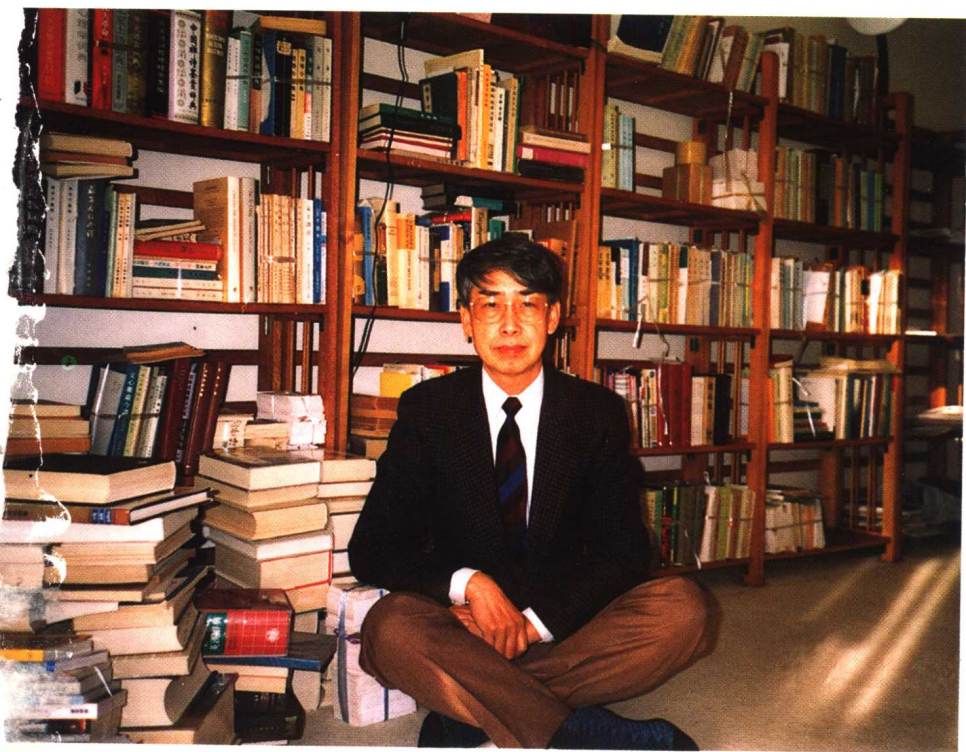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印张 6 3/8 插页 4 字数 130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6-2456-3/I·2191

定价: 10.50 元



梁紹平

内 容 提 要

梁锡华是香港著名散文家、教授。本书所收 30 篇散文是从作者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有游记,有小品,有状物,有抒情,不同体式的散文体现出作者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融知识性、文学性与趣味性于一炉的博学特色。

自序

在各种文类中，我最尊崇诗歌，因为它永远站在文学的前线，无论讲文字、意象、结构、感情、思想，都毫无例外。然而，我不写诗，至少说目前尚未有写诗的企图。原因呢，最简单扼要地说，就是不敢亵渎诗神。我认为写诗是呕心沥血的事业，自己直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去捻断髭须或头发，所以只好读而不写。另外，诗歌读者面窄，如今最不为商业社会所欣赏，而我是倾向写文章尽可能助益人群、社会的，假如写诗，则很难在这方面多作发挥。要孤芳自赏恐怕得待退休之后了。

如上所述，我既关心文学和社会的联系，所以读杂文的兴趣早有了。创作的时候笔尖伸向杂文，是挺自然的事。

抒情性的散文我也爱念和爱写，这和尊崇诗歌同出一源。我不排斥非抒情的诗歌，但个人的偏见总认为诗的主要任务是抒情，进一步认为文学之所以与别不同，是因为它有抒情的一面，即使写杂文，最好也有抒情的成分，否则和文学就显得较疏远了。

由于所受的是所谓学院式的训练，我们这一类学院中人行文的时候，特别从事散文或杂文的创作，不免有所谓

“掉书袋”的倾向。有些文友对此很反感，诋之为“造作”。其实，香老大说香老大的话，臭老九说臭老九的话，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东施效颦，那才是“造作”。反过来说，总经理学小厮那样举手投足，那也是“造作”。如果有学者说话写文章像个幼稚生，他有这点自由，但他按着自身的学养而发言而动笔，肩上挂的是书袋而掉的是书袋，世人大概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勉强他掉钱袋、公文袋、旅行袋或玩具袋的。各挂各袋，各掉各袋，这正如喜欢喝茶、喝咖啡或喝白开水的，尽可悉随尊便。即使不寻常到像喝酥油茶，我们也不能轻视或横加指责，断言华夏文化的乌龙茶才是正宗好饮料。

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肯定文学最基本的要素是文字。文字功夫下乘的作品，不管内容、思想、奇巧或创新到哪个地步，实不足以言超卓，更不宜进位伟大。由此引申，我认为要创造起码是中上级的作品，作者本身不可能缺了古典文学的修养，因为有了古典的根基，驾驭文字才能得心应手，更方便相体裁衣。此外，当今之世，西方文化不容忽视，语言方面在不违反汉语基本语法、句法的前提下，适度西化以求取长补短是不妨偶一为之的，但太过生吞活剥地滥用，结果只会害己害人，对语言和文学都毫无益处。

写作，对我，是人生乐事。尤其在公务繁忙中稍得清闲的日子，例如下班后、放假中。写作更是我的休息，可比是人家出海钓鱼或沙滩上晒太阳。写作这件动脑动笔的事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运动，使人保持身心热切，而创造性的热切是有助健康和留住青春的。关于这一点，拜伦给我的启示至大。他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创造中，人活得更热切……当我们把生命赐予所反映的事物，我们就有所得了。”

二十一世纪给人类的谜太大了，结束本文前，只好套用旧小说腔说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一九九三年六月

目 录

自 序.....	1
印度尼泊尔之旅.....	1
谋杀细胞.....	43
煌煌荧荧,伟哉大圣	52
不与时人同梦.....	58
花街柳巷漫徜徉.....	66
黑、白、灰.....	72
蛇石配.....	74
加拿大之小.....	76
新酒旧酒.....	83
怕此猫狗.....	87
漫语慢蜗牛.....	91
花花叶叶如是观.....	96
舌言舌语.....	102
论一身清白.....	106
谬的传人.....	115
鲁伯悲歌.....	119

来鸿去雁·····	123
看看牛来看看人·····	130
魂梦绕青山·····	134
红红绿绿·····	141
一山复一山·····	145
山海新经·····	152
搬家主题曲·····	160
宝云幽径·····	163
鹊 爱·····	171
独立苍茫自乐诗·····	179
百转柔肠只为情·····	183
生死恋·····	187
学人说梦·····	190
眸子的故事·····	192
作者著作出版纪要·····	196

印度尼泊尔之旅

八月——在香港盛暑炎炎，正是怀念旧游地伦敦那种阴凉天气的时候，想不到一纸来书，使我难逃今年夏劫；于是登铁鸟，穿层云，升降之间，不数小时，已履足于气温达三十七八度的加尔各答。

这个印度东部大城的机场到处黯淡无光，跟不少印度人一样似乎在打永无休止的瞌睡。

通往城内的大道绿树成荫，风景不俗，但一进市区，当地的贫困就一一映入眼帘——房子难得有一间不破旧，乞丐样的人和光屁股的孩子有的是，路旁的垃圾堆是永恒的路碑，傲然扬播其经年累月积聚而有的陈腐味，路上来往的汽车，跟人群所穿的衣服互争褴褛。公车与电车乘客的挤，当然是沙丁鱼式，而登车的门口满“挂”乘客，常有临风摇曳之致。能有本领“挂”的，自然是年轻小伙子；他们精诚合作，互相挤抱扶持，以防“脱钩”。似此情形，乘车者必非人人购票，原因是搭客太多，售票员无能全部兼顾。由于公车无限额超载，所以在转弯抹角之际，莫不婀娜多姿，险象环生；不过这只是外来客的惊惧而已。

加尔各答的道路情形，“乱”“闹”二字可以当之。汽车喇

叭声是市内永无休止的音乐；虽然交通按规定靠左走，但驾车者取道右方也无妨，所以不乏横冲直闯之趣。坐计程车的外国人见迎面冲来的车辆，莫不大惊失色，但转眼看看当地人的从容镇静，又不禁暗骂自己是胆小鬼了。

加尔各答电力不足，人力有余，所以街上不见红绿灯，交通由警察指挥。交通警察各带大伞一把，用以遮阳和防雨。伞插在一个挂在右肩垂到腰部的长筒内——伞随人动，人随伞移，而两手空空，可以挥洒自如，倒也十分别致。警察着白衣制服，但大都早成灰黄。

市内有豪拉(Howrah)大铁桥，横跨浊浪滚滚的呼格里大河(Hooghly River)，气势自是不凡。桥两旁行人道上过客如鲫，乞丐如蚁，而躺在桥旁闭目冥思或酣然入梦的亦大不乏人。记得有某大科学家云，节省体能的善法是可立可坐时必坐，可坐可躺时必躺，印度人其实早已知之，难怪西方求道之士要蜂拥到恒河两岸！

加尔各答骗子甚多，我第一次乘计程车就吃了一大闷棍：本来有计程表可看，欺诈无由，谁知我所坐的是假计程车，那个计程表是配上装样子的，根本不会走动，却永远指着一〇〇，结果“很公道地”要付一百卢比（约台币四百余元）。数天后才发觉，要是坐上真正的计程车，我那次需付的车资连税（百分之八十！）也不过三十卢比上下。

印度地大人多，加尔各答大城人口一千万以上，当然火车站也大。我要往国际大学，先到豪拉车站。

车站内外是个鲜明的对照——外面的阳光不但炙手可热，更使人眼睛发痛。及至踏进站内，却黑暗闷热，加上过往人多，汗味与咖喱油味四方八面袭来，好不难受！在那里，台

港人士认为应有照明设备的地方一律没有灯光，虽有风扇，但对降温所起的作用不大。站内最令人惊讶的，是那些睡在地板上的群众。他们不问方向，到处寻梦，令走路者举步维艰；我真怕稍一不慎，便踏到什么人的头上、脚上，或肚皮上。

车站内茶档子不少，但其卫生程度，每使外客裹足不前，而不冷的冷饮，尤使人缺乏信心。我渴极之际，买了若干橘子和香蕉，聊以应付肠胃。

印度的火车有电动的、有用柴油的，也有烧煤的。我去的地方属穷乡僻壤，只能坐最后一种，就是最老式的蒸汽机火车。车分头、二等，票价相差六倍。头等客照例不多，二等那边据说是常满的。头等当然稍微舒适，但未见整洁；门窗座椅的老旧则全车相同。

从加尔各答到波普尔(Bolpur)车行四小时，沿途风物，颇类南中国农村，除了一些树木之外，便是稻田。水牛很多，黄牛白牛也不少。

火车停了三四个站，每处照例横七竖八睡满了男女老幼；有些人更似乎以车站为家；烧水、煮饭、洗衣、洗澡、卖物，各从其所好；旅客真算大开眼界。车站的各处照例有大小乞丐；他们时刻守候的，就是火车的光临。童丐向外国人求乞的方法是：指口、指肚、伸手，不用翻译，其意自明。

印度的贫富悬殊早有所闻，到此之后更加深体会。穷人之穷，难以描述；只凭车站所见，已够触目惊心。至于豪门贵妇，珠光宝气，熠熠生辉，连衣裳的边缘也似乎是金银绣线；不过，后者只是少数中的少数。看光景，过半以上的乡下人是饥饿线上的挣扎者。

印度的乌鸦特多，不要说城市的垃圾堆上，就是乡村车站附近，也是黑压压的成群结队，鸣噪纷纷；看它们了无意绪，大概也是觅食维艰了。

火车经过一处黄土荒田，那里有一大群羽毛乌黑，秃头缩颈，似鹭而比鹭小的大禽。它们枯立不动，但形相凶猛，即使在燠热的车厢内，也使人寒入肌肤；可是在另一方稻田中，却有若干白鹤或白鹤类体态轻盈的飞禽。它们或亭亭伫立，或翩翩翱翔，一片逸致闲情，羡煞几许人间过客。

每次火车到站尚未停定，各类小贩会蜂拥而至，卖吃的卖喝的，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最受欢迎的充饥物似乎是所谓的牛油饼(buttercake)，但印度教徒以牛为神，岂有吃牛油之理？事实上，那些饼是有饼而无油，细砂倒有若干。

我渴极思茶，但怕他们的杯子不洁，只好埋头吃橘子，但到了第三站，却发现自己的错误；原来杯子只用一回就由饮茶者随手打碎——人人喝茶，人人碎杯，所以车站、路轨的两旁，杯子碎片触目皆是。这些茶杯用赤泥捏成，看样子是靠“太阳能”烘干的。疑虑既消，我乃安心买茶喝茶，而所谓茶者，只有色而无茶味，严格说来，糖水罢了。

印度的橘子不大，水分少，味道差，但香蕉却堪一赞。番石榴很多，蔬菜瓜类也品种繁杂，大多数是从来没见过的，不知其名，更不知其味。

出了波普尔车站，转乘三轮车到山迪尼基顿(Santinetan)，在半个钟头颠簸震荡的旅程中，领略一番印度小村镇的景色。房屋多半破旧，却比加尔各答市区干净；沿途林木葱郁，牛羊处处，别有一番宁静气氛。

山迪尼基顿意乃“和平之居”，是泰戈尔为他一手创办

的国际大学所在地的命名(Visva Bharati 原意是无所不包之境),所以山迪尼基顿和国际大学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个是地名,一个是校名。

国际大学在诞生之前,已由泰戈尔父亲在该地建立一间学社,给有心寻求真理的人作冥想潜修之用。一九〇一年,泰戈尔开始他的教育实验,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办学校。学校要求学子全人的整体发展,除传授知识外,强调文学、美术、音乐、舞蹈、体育、游戏、演剧等陶冶身心的活动。一九二一年,国际大学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以沟通东西文化为主务,以期至终能促进世界大同。

大学原属私立,迟至一九五一年才全部改组,成为一间国立大学,但仍然保持泰戈尔遗下来的传统和特色。

大学兼收男女生;虽然没有所谓的校服,但对这方面却有严格的规定。男生可以穿的是:①印度“都提”(一种长袖低领的轻便白袍,长达膝部),加上印式宽长白裤;②印度过腰的白短上衣(样子如睡衣),加上印式宽长白裤;或③西式衬衣及长裤。至于女生服装,大学当局最赞成的是“沙利”(印度女服,上身的短窄小衣,自胸部起至双脚,围以一大块一端搭在左肩上的长布),但也准许穿一种类似“都提”的上衣及印度女装宽长裤子。至于来自某些地区而要坚持穿用民族服装者,则需先经大学当局批准。此外,不论男女,都不准将西式和印度式的上下衣混合穿用,而各类衣裳的颜色、款式、花样等,一律以朴素雅淡为主,白色则最合体统。大学禁止学生穿戴金银珠宝。在大学集会及参加节日庆典时,衣服的限制更严,男的只准穿“都提”及印式长裤,女的一律穿白色“沙利”。至于外国留学生则不受这些约束,但原则上总

要避免怪异和暴露。

军事训练对印籍大学肄业生来说是强迫性的，好些社会工作和体育活动也是。

大学常常组织短足或远足旅行，鼓励学生全体参加。

上述的清规戒律，对博士班学生、外国学生及特别生都不适用，但如果他们自愿随俗，将大受欢迎。

大学的课程以印度文、史、哲三方面为主，也有理科课程和教育学院。语言科目计有孟加拉文、印地文、梵文、奥里雅文、藏文、中文、日文、英文、德文和法文。授中文的中国学院是泰戈尔一手创办的。另外较特别的还有一所专门研究泰戈尔生平、著述及各方面活动的泰戈尔学院，以及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印度美术、音乐、舞蹈、工艺、农村建设等学院或专门课程。

大学校历自七月始，十月是秋节假期，五六月是暑假。每星期的假日不是星期日而是星期三。

大学还有附属中小学。小学生许多时仍然照泰戈尔办学的常规，在大自然环境中上课——听讲、听风、听鸟语；看花、看树、看课本。

国际大学既以沟通文化为务，所以欢迎外国学者到访或住校作长期或短期的研究工作，也欢迎外国留学生。任何人只需具中学毕业资格，便可以特别生身份入学自由选课，但除非先转为正式生，否则不能取得该校学位。

大学占地甚广，事实上周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边界。校内的建筑物一般都很简朴，由于数量不多，所以校园内许多地方若不是一片平芜就是一片茂林，有很浓厚的乡村风味。

大学建有一所宾馆，用以招待来访的学者及其他客人，行包伙食制，取费廉宜。

宾馆是一幢平房，房间好像只有七八个，四围林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十分清雅，可惜设备不符理想。最令人难耐的是房间温度在摄氏三十五度以上，靠一把四十年代的风扇显然无济于事。我办妥入宿手续后，第一件事只能脱光身子对着水壶作牛饮，事后才知道，所谓饮用水者，全没有经过煮沸消毒！此后只好出外买青椰子解渴。

宾馆的饭食不差；清晨英式早餐，下午英式午茶，中午和傍晚印度正餐，正餐有印度薄饼或白饭，加上咖喱羊肉、鸡肉或鱼肉。至于猪、牛肉项，大概恕不供应，因为前者犯回教，后者干印度教。这不但是宾馆的情形，市内的饭店，一般也是如此。总之，非猪、牛肉不欢的人到印度就麻烦了。

吃印度餐的正确方法，是用右手三指把食物搓捏成团放进口内，但外客多以刀叉代之。印度人认为若不用手，则大失饕餮之乐。

饭堂的侍者礼貌甚周，但衣服肮脏，多看令人反胃。

晚上炎暑不散，使人坐立不安。

宾馆的房间不大也不小，但浴室特大，里面空空洞洞的只有淋浴设备外加水桶及面盆。浴巾一条，灰旧得只堪擦地板。淋浴固然使人有一时之快，但完后又是处身火焰山的感觉。在风扇下呆坐冒汗，一灯荧然，百无聊赖，看书、写信、唱歌均不成，只好效菩萨之低眉，盼望心静身凉，进而悟道入圣，也不枉做个现代唐僧，但事实上头脑昏昏，何来神思灵想？最后只有把心一横，决定作个凡夫俗子，提早上床，妄想四肢一伸，就可以沉落梦乡。怎知道无眠之夜易得，华胥之